

徐则臣： 作家要将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作品

本报记者张漫宇

得知《北上》获奖时，徐则臣正在上海书展为新作《从一个蛋开始》做签售。茅奖揭晓的消息传来，现场沸腾了，热情的读者将他包围，为他祝贺。还有读者冲上台上求合影。100多本深蓝封皮的新书一抢而光。

面对读者，出版人的祝贺，徐则臣频频致谢。

运河是一面镜子

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《北上》是一部写运河的小说。

杭州、无锡、淮安、北京……河畔的城市收录了大运河的古今，从婚俗、船事、水文、景观，到摄影、戏曲、收藏、绘画，由南到北，从古至今，包罗万象。经时间的开凿，运河人的气息汇入这条河，中国的历史、运河边的故事也聚到这条河上。“我们的四大名著如果找一找，没有一部是跟运河没有关系的。你看林黛玉进京，就是从京杭运河抵达张家湾，弃船登岸。”徐则臣说。

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它沟通了北京到杭州之间的地理，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，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繁华。

几年前，一位运河专家陪徐则臣在通州作运河考察。当专家指着一片房屋和树木说“100年前运河就在那里”的时候，徐则臣感受到曾经“世风华的运河正面临新的时刻。

2014年，大运河申遗成功。“这是一个重新审视运河、唤醒运河的契机，也是我动笔写《北上》的开始。”徐则臣说。

于是，《北上》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一百多年前，意大利人“小波罗”和弟弟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国的期待，分别来到中国。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们走访，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、船老大夏氏师徒、义和拳民孙氏兄弟一路相随。他们从杭州、无锡出发，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，将一个想象中的“马可波罗的中国”，转化为一个耳闻目见、鲜活生动的中国。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——通州时，小波罗意外离世。同年，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，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。

一百年后，中国各界重新展开对运河功能和价值的文化讨论。当书中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相聚，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之时，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各个故事片段，最终拼接成一部《清明上河图》式的恢宏画卷。

在《北上》中，大运河成了一面镜子，河中有一个

民族的秘史。徐则臣在《北上》中勾勒出这样一幅夜航船的画面：千里长夜，灯火为伴。谢平遥船舱夜读，想到1839年龚自珍自京南归，而他此时北上，南归是重返故里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，不禁神伤。

看得见的是运河，看不见的是来时与去往。大水汤汤，溯流北上，这一行崎岖渺茫，还乡却不知路在何方。“这其中，有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遇巨劫奇变的举目茫然，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，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……这一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新命，最终尽皆赋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。”《北上》的责任编辑陈玉成说。

靠着这条河想象世界

用福克纳的话说，很多作家都是从自己“邮票大”的故乡出发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。

用徐则臣的话说，京杭运河是他的文学原乡。“运河对我很重要。20多年的写作中，我的小说在大河上下游走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辟出一个纸上的新世界。”

生于江苏的徐则臣从小生活在水边。“对农村孩子来说，水就是我们的天堂，那个时候没有变形金刚，没有超人，连电视都没有。但是我们有水，可以打水仗、游泳、溜冰、采莲……”徐则臣回忆道。

初中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。徐则臣记得，“一到冬天，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，我们就一大早就端着牙刷、脸盆往校门口跑。石安运河的河面上水汽氤氲，河水暖人。”

“如果把想象力固定在一个点，而这点是一个流动的点，你会发现世界将随着这个流动的点不断地往远处跑。你想象的世界不会断开。”徐则臣说。

在素有“运河之都”美誉的淮安生活的几年里，他每天在京杭运河的两岸穿梭，耳闻目睹的一切促使他审视运河与城市的关系：“从韩信到吴承恩，从近代摄影家郎静山到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，都出生在淮安，这样的巧合说明了什么？在运河的运输功能弱化的今天，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部分沿岸城市的衰落，以及运河存在于此时的意义？”

本着对运河的天然兴趣，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、文字、研究乃至道听途说，徐则臣都要收集、揣摩，以至于一闭眼，1797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。

然而，了解越多，越会发现了解得还不够透彻。2014年，徐则臣决定重走运河。“这一次，我带着眼睛、想象力、纸笔行走。我看，还要看见，看清楚，看清楚河流的走向、水文，看清楚每一个河段的历史和现在，看清楚两岸人家的当下生活。”

这是个大工程。京杭运河从南到北1797公里，

跨越浙、苏、鲁、冀四省及津、京两市，平常工作忙，杂事多，难以一次性沿运河贯通南北，徐则臣只能等待出差还乡等机会。

就这样，四年间断断续续的一次次“南下”后，徐则臣用双脚把运河丈量了一遍。部分疑难河段还反复去了多次。徐则臣说，“没办法，大运河贯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加上中国南北地势起伏、地形复杂、河水流向反复多变，不亲自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，各种史志资料中的描述根本弄不明白。尤其是几处重要的水利工程，比如山东南旺分水枢纽，仅凭纸上谈兵是理解不了的。”

尽管现在荒草萋萋，河道淤积，当年“七分朝天子，三分下江南”的遗迹所存鲜见。“但到现场一站，只10分钟，就比之前苦读10天的资料都管用”。做好了充分的田野调查，徐则臣豁然开朗。

“当你每一朵浪花，某一根水上的草，它的想象不断展开时，这条河会越来越长，你想象的世界越来越大。”他说。

小说写完，徐则臣一边散步，一边听陈铎讲解的《再游长江》。在听到片头曲里一段录音中，有一滴水落进水里的非常清晰的声音，而后又听到长江边一个小女孩在芦苇里非常清脆的咯咯咯的笑声，徐则臣的眼泪一下掉下来。

“和一条河耳鬓厮磨了这么长时间，在我听来，这些声音是那样悦耳。如果哪个读者能从我的书里找到一两个细节，能像我听见那滴水声、那个笑声一样心动，我觉得就值了。”徐则臣说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

某种意义上，《北上》见证了徐则臣的中年写作。

写作《耶路撒冷》的时候，徐则臣三十出头，曾以一位青年人的心态与豪言，要进入宽阔复杂的中年写作，甚至认真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什么样子。

到《北上》告成，他已身处中年写作当中。发现自己要面对和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，作品中要容纳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经验。

正因经历过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的锤炼，《北上》让41岁的徐则臣成为本届最年轻的茅奖得主，尽管比史上最年轻的茅奖得主《芙蓉镇》的作者古华获奖时略大一岁，依旧有人将《北上》的胜出视作70后作家的一次胜利。

在此之前的文坛，70后作家的写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“进退两难”——前有拥有文坛话语权的，因亲历历史更迭、见证乡土逝去，有写不完的

物是人非与社会深刻性的50后60后作家；向后面临着冉冉升起的、题材内容焕然一新、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学法则与价值观念的80后90后作家的冲击。没有太多故事和历史，70后作家夹在中间，看似格外黯然。

在徐则臣看来，作家除了才华与勤奋之外，一个关键在于能否看清自己，能否真实有效地表达自己。“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葆有才华者，正沉迷于一些所谓的公约数、少壮咸宜的文学款式，这样的写作里没有我韵切肤的情感、思想和艺术的参与，只能被称为假声写作。”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。徐则臣认为，70后看见的、听见的、想到的、焦虑的、希望的，应该借助有效的表达，提供一代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。这是70后作家的价值所在，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。

在写作中，徐则臣这样破题，不疾不徐、稳扎稳打的写作态度与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史料根基。为了保证作品“经得起推敲”，徐则臣总是下足繁复的案头功夫，将历史细节形之于物。“写每一部小说，自始至终我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话是：要坐得了冷板凳。跟别人我不比聪明，比笨。”

更为可贵的一点是，他知难而进，掀开并剥开日益坚硬的历史外壳，以雄健的笔墨寻回了历史记忆，为“到世界去”的文学版图提供了兼具历史维度和文明深度的参考系。

于是，运河上几个家族的百年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深度，其间有了关于起源与去处的疑问，有了关于兴盛与衰亡的探寻，有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，有了关于情感与心灵的救赎。

正如本届茅奖评委张莉所说，徐则臣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长篇长篇小说应有的长度、宽度与密度。“短篇小说就应当承载历史中最宏大、最沉重、最耀眼的那些内容。”评论家李林荣说。

文学在发展，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、想法不同，表达方式和途径也不尽相同。徐则臣说，在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，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，“写作本身逐渐改变了我，修正了我过去的很多想法，比如我的历史观，和看待世界的方式。一代代作家要将自己的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的作品，通过我的文学和时代互动同行，与时代血肉相连。”



梁晓声： 文学改变了我，我欠文学一个回报

本报记者姜潇

一部115万字的《人世间》，完成于北京语言大学四百字的方格稿纸上：前半部分一笔一画，字迹工整，干净漂亮；而后半部分字体开始“拳打脚踢”，软弱无力，这时的写作者已经体力不支。据作者本人说，三年中，忍受着胃痛和颈椎病的折磨，但仍坚持写完了这部作品。

这就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创作《人世间》的真实模样。而日前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，他凭借《人世间》(上、中、下)获奖。

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，从上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，呈现了普通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，多角度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。

2019年，梁晓声将迎来70岁生日，他从事的文学创作生涯已逾40载。在40余年来的创作历程中，他与时代同行，笔耕不辍，始终保持对社会关注与思考，用有温度的文字、鲜明的人文关怀，记录时

代，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当之无愧的“常青树”。

“尽管文学有各式各样的流派、各式各样的主义，但是影响我最深的、我最喜欢的，还是现实主义。”在任何时候，梁晓声都坦言对“现实主义”的热爱和坚守。

“我们作家就是为写他人而存在的，为有读书习惯的人服务的。不断写形形色色的他者，这个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，克服自我的主观性、狭隘性和片面性。”

“写作不仅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，还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。由于在思考，不断有新的主张，这时候的写作功利性就少了。”

……

梁晓声娓娓道来。他用作品向现实主义致敬，现实主义亦寄托着他做人的理想。

“年近70，还求什么呢？”梁晓声坦言，文学改变了自己，自己也要向文学做一种回报。“文学给予了我很多，我欠文学一个回报，我应该反馈社会、回馈那些帮助过我的人，这次创作《人世间》就是圆了自

己的这个心结。”他说，“写建筑工人、写那些留城的姊姊，这些人在文学画廊中被忽略很久，我希望把城市生活状态做一个扫描式的呈现。”

阅读进入快餐时代，微阅读日益兴盛。是否还有人读长篇小说，甚至也曾一度引发讨论。对此，梁晓声极力倡导人们应该重视阅读。

“一个人的心灵成长、发育、思想沉淀史，一定伴随着阅读史，古今中外都是。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，同样也是与人类的阅读史相伴同行的。”梁晓声认为，迄今为止，人文的全部成果主要还是在书籍中，因此国家一直号召全民阅读、提高公民素质，文化养成还是要靠读书。

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农村，从小的艰难生活，让他对社会人生有着不同的思考。正因为如此，从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年轮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，到三卷本《人世间》，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，从他的日常生活一直蔓延到作品中，也在影响着从他身边的人。

北京语言大学里有一个学生微信群，名叫“梁

李洱： 处理复杂现实，现有的文学范式已不够

眉豆

小说《应物兄》的主人公应物兄具有真诚和狡黠两重性格。李洱说，我不认为作家自己写自己，当然首先是自己写自己。

李洱当然是真诚的，但，当他微笑起来，眼镜片儿后面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时候，也许会有一丝“狡黠”一闪而过。这种狡黠也可以称为眼镜后面的智慧在闪烁。有人说他既真诚又狡黠，既严肃又八卦，既得体又放松。

《应物兄》近85万字，讲美国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要回国弘扬儒学，惊动了国内政界、学界、商界各色人等，大家都在期待着儒学大师的回归。在筹备过程中，儒学研究院也从一门文化事业，最终演变成国内外企业经济问题和政绩工程。

李洱认为，在处理复杂的现实时，已有的文学范式不够用了。新的现实对作家提出新的要求。作家应该借鉴古今，寻找新的方法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堃说，《应物兄》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做出了很多积极探索，带有某种先锋性。

《应物兄》在表达上纵横捭阖，收放自如，张力十足。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认为，《应物兄》经史子集般厚重的叙述方式，荒腔走板、调侃戏谑的语调，旁逸斜出的各种细节，把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勾连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强烈的戏剧化效果。

李洱把叙事与论述、事情与认知融汇在了一起。叙事时他会不断停顿下来，插入很多知识讲述、思想分析、学术探讨，就像日常说话一样，没有谁是专门叙事，也没有人是专门议论或抒情的。他的语体是混杂的——说一些事情，发一些感慨，同时夹杂着一些抒情，显得自然、驳杂、丰富。李洱说，读他的作品，无所谓前后顺序，从中任意抽取一个章节，都可以阅读。

但很多人认为这种小说写法感到惊异。《应物兄》自问世那天起就引起很大轰动，引发很多争论。针对《应物兄》评论趋向两极化，有人说这是升级版的《围城》，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。

李洱回应说，我是欢迎争论的。有了不同的声音，才能打开作品空间。欢迎不同的阐释，但是一

定要联系上下文，不能脱离文本、断章取义，尤其不能把我以前的作品里面的一些字、词、句挑出来放到一篇文章里，让读者感觉是这篇小说里的。

李洱在写《应物兄》的十三年时间里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经历了大喜大悲。他的家从郑州搬到北京，他在北京被车撞差点丧命，他的母亲病重去世，他的儿子出生。这本书是在顶着内外的压力完成的。他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，坚持每天晚上9点半开始，写到12点半，用坏了3部电脑。

他把自己放进小说的每一个人物的处境，从不刻意地批判什么。在《应物兄》里，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、商人等各类人的批判、嘲讽与质疑，也能看到他对这些人的理解、同情与悲悯。他愿意对文学负责、对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负责，愿意对他们所遇到的每个困难、他们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。

对于获奖，李洱平静如常。有人说《应物兄》是冲着茅奖去的，他说如果为了获奖不会写这么多年，否则早就拿出来了。他说，对一个认真的作家

来说，在写作过程中不会考虑奖项的问题。写作过程跟奖项无关，完成之后才跟奖项有关，因为奖项是一种社会性资源，作品也是一种社会性资源。

“获奖不会改变我的生活，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，但获奖可能会有更多读者。”李洱愿意参加读者交流会，但排斥开研讨会。他诙谐地说，一个人听好话只有三个时候：一个是刚生过满月的时候，一个是死后的追悼会，再一个就是研讨会。第一个你记不住，第二个你听不了，只有这个研讨会能好好听听。

李洱准备这辈子写三部长篇小说，现在写了一部关于历史的《花腔》，一部关于现实的《应物兄》。他说，如果上天眷顾，10年后我可能会拿出第三部小说。



“他愿意对文字负责、对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负责，愿意对他们所遇到的每个困难、他们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”

“写建筑工人、写那些留城的姊姊，这些人文学画廊中被忽略很久，我希望把城市生活状态做一个扫描式的呈现”

“一个时代的文学，是时代与作家互动的产物，也是时代与作家互动的产物，也是时代与作家互动的产物。”

“文学改变了我，我欠文学一个回报”

“写建筑工人、写那些留城的姊姊，这些人文学画廊中被忽略很久，我希望把城市生活状态做一个扫描式的呈现。”

“文学改变了我，我欠文学一个回报”

“文学改变了我，我欠文学一个回报”